

小雪之思

到了小雪,盼望下雪的心情,变得更加迫切些,似乎我们离一场雪越来越近了。这些年,不知道是不是雪下得越来越迟、越来越少的缘故,经常会在一些时刻莫名地想念一场雪。希望看见一场或大或小的雪,看着雪花纷飞,渐渐覆盖大地,看天地间苍茫一片的样子,看着复杂的世象回归一种简单。有时候,简单的东西更能吸引我们。

在所有的节气里,小雪给我的印象有些不同,它在我的盼望中,离一场真正的雪仿佛很近,但仍有一种不确定性。小雪时节,真的会下雪吗?谁也不敢肯定。而小雪和一场雪,又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,给了我们更多的期望和理由,它总会让我生出一些思绪,默默地想起一些什么来。它是一种思念,也可以说是与思念相关的某些东西,和一场纷飞的雪花那样,剪不断,理还乱。

小雪时节,自然会想起一场雪来,一场属于白居易的雪,也是属于我们的雪。“晚来天欲雪”,欲雪与雪落,还有一段距离,但那场雪已经离我们很近了。我相信,和白居易一样盼雪的人还有很多,和诗人在欲雪时或是雪中思念朋友的人也一样多。随雪而来的,还有对朋友的思念,对不能在雪中团聚的朋友和家人的思念。“能饮一杯无”,是诚挚的邀请,也是友情的暖意,雪冷酒暖真好。我们彼此相对,把盏清谈也好,相对无言都好,只要人在眼前,思念也便在眼前。雪飞会舞乱情思,茶酒却可以彼此温暖。

记忆中的雪,好像大多是在黄昏,或是夜里开始下的。黄昏临近,天色渐晚渐暗,天空中先是一片黧黄,茫然混沌,然后天光渐渐昏沉下来,云层变成深铅灰色,一阵风乍起,就有雪珠落下来。雪珠噼里啪啦打在屋瓦上,簌簌地打在

树叶上,沙沙地落入草地里,叮叮咚咚地在水面上打起一个个小小的水泡来。听到雪珠落下来的种种声音,心好像也可以放了下来,知道盼望中的那一场雪真的就要来了。

夜里,雪珠和雪花都隐入黑暗中。有灯光处,可以看见雪花飞舞的样子,那些凌乱的雪点和雪线,在一束光影里勾勒出风中的一种狂想。雪花在窗前,它们是一种近在眼前的诱惑;在绵延的路灯之下,雪花营造出了一种足以魅惑人的情境来;若是在旷野或是深山之中,雪花应该会飞舞出另一种寂寞和狂野吧。在下雪的夜晚,我常找个借口出门,一个人在飞舞的雪花里漫步。此时空气清冷,不时落在脸上手上的雪花,冰凉沁入肌肤的暖,让人瞬间清醒了一些。脚下的路越走越白,踩上去,有了一种缓冲感,开始有咯吱,咯吱的声音从脚下传来,它一路跟随着我。很享受一个人在

雪中走时的感受,那是一种渐渐而来的苍茫远意的情境。雪中,站在空旷的湖边,或是江边时,在雪色的一片灰白里远望,常常会想起一些人、一些事和记忆中的某一场雪。

有人说雪落无声,这个人一定挺粗心。我喜欢听雪。夜里很静的时候,雪珠落在屋瓦上的声音,如小球滚过玉盘,雪落在草垛上,有一种迟疑的沙沙声。雪在风中时,好像只有风声,但白雪压枝,树枝弹起,积雪窸然落地时的声音,在夜里会让人一惊的,那是雪下得大了。明日早起,开门推窗,眼前便是一片茫茫的白,这不是我们所盼望的吗?

也喜欢元朝人白朴的《天净沙·冬》:“门前六出花飞,樽前万事休提,为问东君消息,急教人探,小梅江上先知。”不知道,在小雪时节,谁在为我们聆听今年一场雪的消息。在一场雪中,我们会思念起哪些人和事呢?

■ 章铜胜



换个赛道又如何?

■ 刘泽琴

40岁那年,我从乡镇考调到城区学校,终于实现了小镇青年的进城梦,成为了一名城里的“孩子王”。

但生活哪里会一帆风顺?惊喜总是伴随着更大的挑战。我去的这所学校是当地极富盛名的一所公立小学,社会评价极高;近几年学校规模日益扩大,在各乡镇选调了一大批教学水平精湛、责任心强的教师来此任教,班级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。

一个月下来,我听了经验丰富的同事们上的示范课,匆匆忙忙地上了新教师汇报课,认真听取了前辈们的批评和建议。突然之间我有些迷茫,从一个人人称赞的乡村初中教师到举步维艰的城里小学教师,我的选择到底是对是错?

冷静下来之后,我开始分析目前的困境,尝试寻找属于自己的出路。昔日,我以丰富的课外知识、诗意化的课堂和较高水平的写作能力,赢得了初中学生的喜欢。而这些优势,在小学生这里却无用武之地。小学课堂的知识难度降低,丰富的课外知识根本派不上用场。小学课堂需要老师极具亲和力,要抓住学生的兴趣点,而我本人性格沉闷,并不习惯随时用亲切的口吻夸赞学生。小学教育注重基础的落实,而我的教学风格一向随性,并不擅长严格督促学生掌握基础知识,进而获得漂亮的分数。我要怎么才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育人之路呢?

我特意搜罗了一些简短有趣的小故事,用来活跃课堂气氛;买了一些可爱的印章和漂亮的贴纸,来替代自己很难在语言上亲切地夸赞孩子的短板;我常常和孩子们交流,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,期望走进儿童的世界。我细心观摩网络上的名师课堂和课堂实录,希望缩小和优秀教师的差距;谦虚地听其他老师各种类型的课堂教学,关注每一个细节。每一天,我都默默告诉自己:别放弃,你能行!一学期下来,我任教班级的成绩处于年级中上游,我也渐渐适应了小学教师这一角色。

做好了第一步,我又开始思索怎么做才能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,让自己区别于其他语文老师。那就从自己最擅长的写作上寻找突破口吧!我认真指导学生观察生活,要求孩子们写周记,挑选出周记里的漂亮句子大加赞赏,激发他们的写作兴趣。我也常常和学生写同题作文,一起交流讨论,让他们感受到写作文不是一件困难的事,而是一种愉悦的享受。我细心阅读和批改他们的作文,在班级内阅读他们的佳作,点燃孩子们写作的梦想。我试着把修改好的作文投到报社,没想到真的被采用刊登了。慢慢地,孩子们写作的兴趣日益浓厚,作文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。而我自己,在新进教师写的读书感悟里脱颖而出,获得了为学校写新闻报道的机会。

5年的时光弹指而过,当时的种种艰辛早已成过眼云烟。在这5年里,我找到了小学课堂学习的乐趣,我的写作才能得到了同事们的称赞,我辅导的学生作文常常见诸报刊杂志,我终于从心底里认可了自己的价值。

走出舒适区,我遇到了敢于挑战的自己;不畏艰难,我遇到了勇于坚持的自己。如果你暂时陷入生活的泥沼,不要慌张也不必颓丧,换一个赛道,也许会使人带来另一番风景。



落叶是秋天里的花

■ 张军霞

北环的道路两侧有不少银杏树,也是我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。近日天气转凉,金黄色的落叶,总是追随着秋风的影子,纷纷扬扬往下落,落到行人的身上,落到路边的草丛里,也落到宽敞的马路上。

为了欣赏这一年一度难得的落叶美景,这几天我下班时故意选择了步行,走在那银杏叶铺就的一片金黄色地毯中,犹如踏进了一幅绝美的图画中,每一步都是浪漫和诗意。不料,就在昨天傍晚,我照例走过银杏树时,却遇到环卫工人拖来一辆手车,正拿着水管子对准高处的树叶一阵狂喷,那原本还留恋在枝头的秋叶,哪经得起这火力十足的摧残,纷纷急速落下,远看似乎在下落叶雨,细想之下,却觉得每一片落叶都变成了秋天的眼泪。

我知道清洁工每日打扫落叶很辛苦,这样操作一番,无非是期待枝头的秋叶快速落尽,他们也好一扫了之,省去了日日打扫的麻烦。可惜在省事的同时,这独属于秋日之美也被毁灭殆尽。落叶是秋天里一道必不可少的风景,片片落叶如同随风起舞的精灵,用飘逸的动作、优雅的身姿、唯美的气韵,谱写出一曲秋天的旋律。这旋律应该是愉悦而优美的。

我对落叶如此情有独钟,缘于童年时与之关的美好记忆。那时,我还在上小学,有一次上作文课时,正值深秋,校园里种了银杏、梧桐、枣树等多种树木,它们的叶子纷纷随风而落,这些落叶有的敲打着教室的玻璃窗,有的调皮地钻进教室,落在我们的课本上。教作文的李老师见状,让我们放下纸和笔,到校园里去寻找“最美的叶子”。同学们一个个欢呼着冲到外面,有人捡起一枚心形的红叶,说要拿回当书签,有人把落叶穿起来当项链挂在脖子上,有人把落叶放到池塘里当小船,有人把落叶放在鼻子前嗅出了它独有的香味,甚至有人观察到树叶的虫洞就像微型地图……

那天的作文课,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,每一个孩子都收集了不同的落叶,也都写出了生动的作文。从那以后,我每年秋天都会认真观察落叶,寻找心中最美的那一枚,甚至效仿古人在花开里听风、在落叶上写诗,因为当年的李老师,已经把寻找诗意的种子深埋在了我的心里。

幸好,不是所有的人都如同我见到的环卫工一样“无情”,那天女儿从幼儿园回来时,就给我背起了一首老师教的“落叶诗”：“秋天的落叶,是小蚂蚁的摇篮,摇啊摇,小蚂蚁渐渐睡着了;秋天的落叶,是小知了的扇子,扇啊扇,小知了渐渐地停止了叫声……”女儿还说,老师带着他们在户外捡了很多落叶,回到教室后又把它们变成了漂亮的落叶画。我不由在心里悄悄庆幸孩子们拥有这样心怀诗意的好老师。

落叶不是秋天的眼泪,落叶是秋天里的花,你把它收藏在心里,就等于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。光阴如流水,不要轻易浪费,人生也如这秋叶,不同的季节有着不一样的美。心怀热爱去拥抱生活,你就能感知到春天的温暖,就在那片片落叶上萌发着新芽。



秋野 李昊天 摄

半树黄

■ 王太生

朋友。宋代欧阳修《答梅宛陵圣俞见赠》诗:“鹅毛赠千里,所重以其人。鸭脚虽百个,得之诚可珍。”银杏,古称鸭脚,因其形状而得名,其实在每一片银杏黄叶下,都掩映着熟透的银杏果。一枚好看的银杏黄叶,是深秋寄往冬天的信笺。

朴树叶的黄,是一种明黄。嫩嫩的黄,将一树涂抹。朴树的颜色沉稳,有油画般的厚重,但整棵树却是轻盈的,在深秋的旷野上站成一种风格。按我的理解,朴素的树就应该生长在安静的旧院。朴树叶子,黄色里夹杂着淡褐色,单独一片叶子看起来并不是很特别,唯满树亮黄,让整个世界都亮堂起来,遂成一道风景。温暖的黄叶,映衬着小院上空的碧云天,愈发显出秋日天空高远。

川端茅舍有一排句:“朴树散花,不知去向。”朴树落花,寓意美好转瞬即逝,在我看来,它还有一树黄叶,在秋日暖阳下熠熠生辉。

紫薇树叶的黄,是一种暗黄。这种缺少一

萧瑟秋树,半树青绿半树黄。

浅黄、深黄、青黄、橙黄、红黄、金黄……稚嫩杂陈的黄。此时宜仰望,那些枯黄的草叶,是植物生长代谢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一种内部节奏与外在姿势。

乌桕的黄,是一种橙黄,经历世事的黄。乌桕叶在深秋最是好,黄叶衬蓝天,一棵树在苍穹下,亭亭玉立。若是在水边,树的影子铺展水中,岸上一树黄,水中濡染一树斑斓。如果对秋天的树叶做一次评选,乌桕是天下第一美叶。这种美,不单是颜色,还有阵势,整株树通体层次分明,远眺、近看,均有不同的美感。

梧桐叶的黄,是一种金黄。它的色调是被踩出来的,叶落满地,飒飒作响。落叶不扫,成了深秋里的一道风景。一株枝丫四散的梧桐树,绿叶中夹杂着红褐色,别有一番韵味。

柿叶的黄,是一种泛红的黄。对比度鲜明的暖色调配上黝黑的枝干,让人想到这叶子间曾经挂着红果子,引来鸟雀争啄。秋已深,未凋的叶片仍然坚守,显示出一片叶子的倔犟。

银杏叶的黄,是一种灿黄。这样养眼的黄,先从叶子的边缘开始的,慢慢地泛黄,缓缓地浸濡,就像是江与海的交汇部分,一半是清的,一半是浑的,而银杏叶,也是部分是黄的,部分是绿的。秋天的银杏叶,有人曾作为礼物送给

教室花开时

■ 尹红

当我的眼光落在窗台上的几盆绿萝时,那时窗外的阳光正以最明媚的角度照射进来。于是,所有的叶片都闪亮起来,我仿佛听见它们咯咯的笑声。我的心自然也跟着明亮,跟着荡漾起来,

它们是去年夏季来到我们教室的,一来,就让炎热笼罩的教室凉爽了几分。每周一,班上的一个小姑娘细心地打理叶子,然后用清水浇灌。几盆绿萝在她的照顾下,愈发清秀茂盛,绿色的藤蔓沿着盆沿爬到窗台上,任谁看见,心情都不由得愉悦起来。

放寒假的时候,我把它们从窗台上搬下来,摆在讲台上。阳光没那么炙热了,盆里的水自然会得到适当的保存。大约十多天后,我专程去学校看望,它们仍旧是葱绿的。欣喜之余,我颇有些敬佩。

又是十多天,开学了。推开教室,第一眼接触到它们,有些许的清瘦,但叶片仍然绿绿的,感动顿时盈满胸怀。

一盆绿萝,一次情感的体验。

于是,班上的孩子纷纷带来了自己的盆栽。丰茂的多肉、劲挺的云竹、迷你的月季,在教室东边向阳的窗台上各占一隅。

关于它们,我听到好多故事:

一个男孩说:“我一进花市就被这小小的月季吸引住了。它不同于别的花待在精致的花盆里,而是独立于一座小小的假山上。其中几只细细的枝桠上已蕴含着好些花骨朵。但我总担心它细小的枝丫经不住同学的折磨,于是准备放弃。我几乎是一步一回头,几番踌躇下,还是回头买了它。”

一个女孩说:“我家有十多盆多肉,我最喜欢这一盆。每当学习累了的时候,我就不由自主地跑到它的身边,希望自己也能这样蓬勃生长。”

还有一个男孩说:“我喜欢竹子,它努力向上的精神是我的人生动力。可是

竹子不适应盆栽,于是我就种了云竹,感觉云竹也有‘咬定青山不放松’的韧劲。”

我还看到了许多故事。因为担心自己的莲花多肉被过多关注,于是一个男孩儿把它放在窗台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。下课的时候会发现有奔向窗台的孩子,他竟然一改往日铃声一响就奔向阳台嬉戏打闹的习惯,小心伺候他的那盆花。

最令我没想到的是,有两个孩子专门为我打造出一个盆栽,他们把一个废弃花盆中的土壤刨松软,撒上矢车菊种子,写上稚嫩的字——“尹老师的花盆”。我那时并不知道花盆里有种子。我看见一株被调皮孩子弄折的多肉,便把它栽在这个“空”花盆中。过了几日,多肉活过来了,更让我惊奇的是,多肉周围那么多小苗长了出来。

我多么希望窗台上的盆栽能一直生长下去,春天需要爱心的呵护,教室花开时便是孩子成长时。